

自9月16日随队远征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疫情至今,担负着此次国际救援行动的护理、防控和翻译工作的她们,犹如11朵铿锵玫瑰,绚丽绽放在没有硝烟但却险象环生的特殊战场。



铿锵玫瑰，绽放在抗埃一线

■孙捷 黄显斌 洪建国

蒋志海制图

- ① 护士穿戴防护用品准备进入病区一线
- ② 队员正在指导塞方工作人员穿戴防护用品
- ③ 护士打出胜利的手势,坚信一定能战胜病魔
- ④ 女队员正在搬运物资
- ⑤ 院领导前往北京国际机场欢送11名女队员出征

为了崇高的使命,她们挺身而出,义无反顾!为了神圣的职责,她们无所畏惧,直面生死!她们就是来自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首支援塞医疗队里的11名女队员。

自9月16日随队远征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疫情至今,担负着此次国际救援行动的护理、防控和翻译工作的她们,犹如11朵铿锵玫瑰,绚丽绽放在没有硝烟但却险象环生的特殊战场。

与时间赛跑

经过18小时的空中飞行,医疗队于17日凌晨2时许抵达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隆吉国际机场。办理完通关手续后,队员们经过4小时的路程颠簸,当天上午8时20分入住弗里敦市郊驻地。

“首日即是首战开始。”医疗组护士长吴丹的语气中透着几分坚定。

当天上午,队员们顾不上休息,自觉克服时差、疲惫、高温和暴雨等不适因素,马不停蹄地赶赴距弗里敦20公里处的中塞友好医院进行实地察看,熟悉环境,清除杂草,消毒病房。

“战场上没有男女之分。在没有机械化卸载工具的情况下,全体女队员个个变成了‘女汉子’,她们与男队员一起上阵,连续奋战三昼夜,硬是靠手抬肩扛,对随货机运抵的47类、近50吨医疗和后勤物资设备进行了卸载、清点、搬运、整理和入库。医疗组护士孙娟的手磨破了皮,张悦的腿抽起了筋,张洁利脚磨起了泡,但没一个人叫苦叫累。她们心里十分清楚,战幕还未揭开,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

在往返驻地与医院的途中,看到民众惊恐无助的眼神,不时呼啸而过的救护车,大街小巷张贴的埃博拉宣传海报,加之每天不断刷新攀升的疫情数字……这一切,无不昭示着塞国人民正经历一场空前劫难。

疫情就是敌情,时间就是生命!这些亲历过

式,对他们进行严格培训。队员们身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每天冒着35℃以上的高温天气,一丝不苟地训练着上述科目。连日的劳累,吴丹的嗓子一度哑得说不出话来,有时连饭都吃不下,但她没有落过一节课;刘丽英的体力严重透支,感到心慌、气短和头晕,队领导催促她多休息,她却却说:“现在培训任务这么重,时间这么紧,我不能当‘逃兵’!”翻译王姝虽说不穿防护服,但她一点也不轻松,队员们每讲解一个动作,她都精准流利的英语进行解说,有时还帮塞方工作人员纠正动作,尽管腿脚麻木、口干舌燥,她仍一声不吭,一直咬牙坚持着。

功夫不负有心人,87名塞方工作人员全部顺利通过考核,比原定半个月的培训时间提前5天完成,不仅为中塞医护人员联手抗击疫情筑起了一道安全防线,而且为塞方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传染病防护队伍”。

白天,大家紧锣密鼓地搞培训;晚上,她们加班加点起草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流程方案,经常通宵达旦。由于连续作战,张悦腹痛难忍,队友劝她赶紧吃药睡觉,可她到房间稍事休息后,又回到队友身边,加入到挑灯夜战的行列。靠着这种“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精神和信念,《穿脱防护用品流程》《患者管理制度》《护理操作规程》等68类、243条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及护理方案等均顺利“出炉”,为留观中心正式开诊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病魔抗争

众所周知,埃博拉是一种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的烈性传染病,主要通过接触传播。而在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战场上,接触病人最频繁、工作最琐碎、感染风险最高的就是护士。虽然明知可能被感染,可能倒在病魔的枪口之下,但作为军人和护士的双重身份,从抵达塞国的那天起,她们就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10月1日,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中心正式开诊,主动请缨的医疗组护士孙娟、刘丽英第一批进入了一线,当天就收治入院7名埃博拉疑似病人。防控组的王新华、秦玉玲也随同进入一线负责消毒保障。这4名队员都曾执行过抗击“非典”、防控“甲流”、抗震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当两辆救护车拉着刺耳的警笛声呼啸而来时,她们就像是听到战斗的号角一样,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属于自己的战场,为病人佩戴口罩、测量体温、安排床位、发放药品、消毒救护车……

开诊后的第七天下午,塞方埃博拉疫情指挥中心突然打来电话,有12名疑似病人将于一小时后转运到留观中心,请作好收治准备!一次性接诊这么多的患者,李因茵、张悦等3名值班医护人员压力可想而知。闻讯后,队领导带领两名医生和吴丹、陈素红、吴尧等3名护士,迅速赶赴医院驰援。

接诊工作从下午5点开始。经过一番“全副武装”,陈素红第一个冲进病房,令人揪心的一幕赫然出现在她眼前:两名重症患者一入院就瘫倒在病床,血液、呕吐物和排泄物喷溅了一地,散发出一股恶臭,虽经医护人员全力救治仍因病情太重不治身亡。一拨人抓紧清理消毒现场,另一拨人争分夺秒地收治其他患者。等把患者全部安顿好后,医护人员密不透气的防护服里已被汗水浸透,双腿也像灌了铅似的。当大家走出病房回到缓冲区时,才发现在一间竟然工

作了两个多小时。

“和恐怖的埃博拉病毒短兵相接,害怕吗?”“既然敢来,就容不得我们害怕,也没什么好怕的!”面对询问,短发精干的李因茵显得底气十足。

自从打响抗击埃博拉疫情的第一枪,队领导就给全队下了一道“死令”,确保中塞双方医护人员“零感染”、留观患者“零交叉感染”,这是医疗组工作的底线。然而,随着患者数量的不断增多,特别是不断爆出有医护人员感染埃博拉病毒死亡的消息,防控组队员心中不免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病房就是战场,一个没有硝烟,但随时可能有人倒下并为之献身的战场,必须严防死守,高度警惕,绝不能掉以轻心!”秦玉玲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王新华告诉记者:“防控工作,看起来没有在病房里救治患者那样艰难和危险,但防控工作的无形战场,同样需要奉献、拼搏和牺牲精神。”

为确保中塞医护人员“一个也不能少”,防控组的姐妹们严格执行医护人员的工作流程和着装规定。“穿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而且一进病房就是一个多小时,这对常人来说仿佛是一种酷刑,但对于抗击埃博拉一线的医护人员,却是一道生死防护线。”王新华欣慰地说,“由于掌握了专业的防护知识,采取了科学的防护措施,执行了规范的操作流程,没有发生一名中塞医护人员和保洁人员在工作中感染埃博拉病毒。”

与大爱同行

病魔无情,人间有爱。这种爱,跨越了地域,忽略了肤色。

10月的一天,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女孩步履蹒跚地来到医院留观中心分诊大厅。女孩名叫尤雅娜,今年9岁,因母亲有明确的接触史,并有埃博拉的相关症状,被救护车转运到留观中心,她是随车来照顾身体虚弱的妈妈。

不幸的是,次日早晨尤雅娜的母亲便去世了。想到幼年就要面对失去妈妈的残酷现实,同样身为9岁孩子母亲的值班护士陈素红的心都快碎了。令人庆幸的是,尤雅娜的抽血结果是阴性,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家都高兴地跳了起来。为了让孩子们早日出院,避免在医院出现交叉感染,女队员们几经周折也未联系上女孩的父亲,无奈之下,只好将她送进一所孤儿院。出院之前,护士吴尧带她到淋浴间进行了彻底清洁,换上了干净的新衣服,还给她送了一些食品,希望孩子能换个环境,早日走出失去妈妈的“阴霾”。

厚重的隔离衣阻止了她们轻快的步伐,但阻止不了她们对病人悉心的护理和照顾。护士们每次发药送水都要递到患者手上,看到他们服完再走,看似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却使患者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温暖和关爱。有位患者感激地说:“我得了这种病是非常不幸的,可是能够遇到你们这么好的中国护士,又是幸运的!”

在这次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战斗中,女队员们把对亲人的思念化作了对患者的倍加关怀之情。对父母、对爱人、对儿女所能做的,仅仅是电话里的一声简短的问候和埋藏在心底的深深歉意。

10月17日上午,王新华接到爱人打来的电话,告诉她年过七旬的母亲因心脏病加重住院做了大手术,现正躺在医院重症监护室里还没苏醒。“手术前一天,老人家再三叮嘱我不要告诉你,怕你分心,影响工作……”还没等爱人把话说完,王新华的泪水夺眶而出。她真想立刻飞到母亲的身边,然而,使命在肩,孝心难尽……

指挥组翻译王姝每天的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到塞国刚一个多星期,家里来电话说上初二的女儿在学校运动会上骨折住院

了。“亏欠女儿的以后再弥补,只要在这里一天,就要干好一天。”王姝把对孩子的内疚化为工作的动力,白天,负责医疗队对外协调、沟通和交流以及培训塞方工作人员的现场翻译;晚上,与值班医生核对病人收治数据,向国家卫计委报送当天收治送检信息,向塞国卫生部填报医疗队每日病例情况。她还主动搜集整理疫情相关信息,每天编印一期《埃博拉出血热信息简报》,准时准点送到每位队员的手中,为大家及时掌握疫情动态和研究进展,做好临床救治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工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医疗组护士长吴丹坦言,“最大的挑战不是繁忙的工作,而是与患者沟通,减轻他们心中的孤独和恐惧。我们不但要治他们的‘身病’,还要治他们的‘心病’。”患者一旦被转运到留观中心就基本上与外界隔绝,他们在心理上和精神上都承受着巨大压力,有的拒绝服药,有的情绪低落,有的性格暴躁甚至朝医护人员发脾气。遇到这种情况,护士们会设身处地站在患者的角度,耐心地为他们解答,鼓励他们树立信心,战胜病魔。

讲不完的故事,写不完的情。50多个日日夜夜,11名女队员与19名男队员团结一心,并肩作战,把自己的毅力和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她们,因为疫情的磨砺而更加坚强,因为艰险的考验而更加成熟……

She 她精彩

干细胞研究“年度人物”高桥政代

日前,自今年2月以来深陷小保方晴子团队造假风波、面临裁员一半风波的日本理化研究所,终于迎来了难得的好消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副教授保罗·纳弗拉于11月4日宣布,日本理化研究所学术带头人高桥政代被选为干细胞研究领域的“年度人物”。高桥的获奖理由是由,她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细胞)的临床应用。

或许这可以作为去年英国科学杂志《自然》预测正确的佐证之一。2013年,该杂志将高桥政代选为“明年受关注的五个科学家”之一,位列五人第一,评价其研究“或许会成为使用iPS细胞的首个临床研究”。

这一预测同样成真。今年9月12日,日本兵库县一名70多岁、患有“渗出型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女性,接受了全球首例将诱导多能干细胞制成的视网膜细胞移植入体内的手术,高桥政代在现场全程见证了手术过程。该患者于6天后从实施手术的尖端医疗中心医院出院。医院表示患者没有并发症等问题,情况良好,今后该患者将继续到院接受治疗,团队将用约一年时间评估移植细胞的安全性及效果,之后也将继续确认是否癌变等iPS细胞治疗中最担心的问题。

高桥政代一方面表示这次手术结果“令人满意”,而另一方面,她下定决心,“努力使这一技术普及成标准化治疗方法”。她用这样的比方说明该治疗方法目前所处的阶段——“这项研究就像富士山一样高耸,我们仅仅处在第2级、第3级左右。要想实现真正的治疗,我们还需不懈努力”。为了让更多的患者能够使用新疗法,成立相关企业以实施细胞批量生产也已被摆上了议程。高桥表示,这就像学生时代打篮球比赛一样,需要对下一步作出预判然后不断奔跑,“球只会传给不断奔跑的人,然后才能得分”。

高桥政代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医学系,选择眼科专业,主要是考虑到将来的育儿问题——眼科医生的夜班较少。毕业后马上与同班同学结婚

Voice 见微

“虽然我现在也不知道这对将来会产生什么意义,但我做这项工作就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好奇心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差别所在。”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受邀在中山大学90周年校庆日发表演讲,主题是他对宇宙起源的研究。问答环节中,丁肇中屡屡以“我不知道”来回现场学生的提问。他解释说,这是因为自己作为物理学家,不愿对种种未经实验证实的猜想随意发表评论,“世界上的任何猜想,如果没有通过实验的证明,都是没有意义的”。

“关于科学奖,中国、印度这些国家都很少能拿到,主要原因在美国。”

——为何中国本土科学家难获诺奖?诺贝尔可持续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迈克尔·诺贝尔博士称,美国研究条件好,除此,美国也更愿意接受可能会失败的探索,而其他国家可能不敢或不愿意接受。

“我在别格、另类中度过一生,难以自范。但这里有无数闪光的事物和瑰宝,能让你们得到启发。阳光、大地、碧波、嫩草,会让你联想宽容与大爱。告别时要放声高歌,顿足开怀大笑,别忘‘把快乐洒向人间’。”

——11月15日,“金钟奖”终生成就奖获得者、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音乐理论和声乐教育家谭冰若去世,他的学生发现了谭冰若给自己写好的墓志铭。

“年龄跟知识储备已经没有必然的联系,未来或许将不再以年龄论英雄了。”

——11月16日,果壳网CEO、科学松鼠会创始人姬十三回到母校中国科技大学,并作题为《95后,再造学习》的演讲。他认为大规模在线开放网络课程(MOOC)的出现,也许能够填补那些无所事事或业余时间想学些知识的人的需求。

“你们没有必要生搬硬套的东西,只要把故宫研究透就够了。你看,故宫只有两三种色彩,两三种建筑材料,用这么简单的东西就营造出如此震撼人心的建筑环境!”

——当代著名现代主义理性建筑大师马里奥·博塔曾对中国建筑师如是说。

“古代的高科技最早都是在寺院应用。古代的医院也产生在寺院,少林寺连妇科都有。”

——少林寺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明珠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少林自古以来就是与时俱进的宗教文化,一直是最时尚、最潮的。

“这一天,他们没有购物节的欢乐!这是一个肃穆和伟大的日子!”

——演员袁立发微博称,11月11日是一战的纪念日,也是西方的荣军日,应该肃穆而非狂欢,她为中国人脸红。该言论招致网友如潮的批评。

“女性有权利选择事业的发展和美好的爱情以及婚姻,什么时候都不晚,只要是美好的,应该去追求去期待,不会剩下的。”

——日前,APEC领导人会议周就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举行吹风会。全国妇联国际部部长牟虹表示,她并不支持“剩女”的提法。(栏目主持:弛木)



高桥政代

的高桥,在事业与家庭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35岁时,她与脑神经外科医生的丈夫一起前往美国留学,而在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差甚远的大脑研究室里,她开始了解到用于制作神经的干细胞的存在。高桥认为,“与大脑相连的视网膜也可以靠干细胞进行再生”。尽管周围的人都嘲笑这是不可能的,但她坚信自己的看法,丝毫没动。高桥在两个女儿小的时候,将工资都用在保姆费上,这样她才能挤出时间进行研究。而积极分担家务的丈夫也毫不输给妻子,致力于研究使用iPS细胞治疗帕金森氏病的治疗方法。

京都大学教授山中伸弥2007年开发了人类iPS细胞,而高桥实现临床应用距此只有7年,时间之短实属罕见。而此次“年度人物”的评选,是研究者和普通民众共同投票推选出来的,高桥政代从12名最终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北峰整理)